



为了
生命美丽

Wei Le Sheng Ming De Mei Li

华夏出版社

为了生命的美丽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生命的美丽/中残联宣教部编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80-3625-5

I . 为… II . 中…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87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2 印张 284 千字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特别鸣谢

泰州苏中天线集团公司及总裁蒋小平对本书出版
给予的大力支持

主 编：王新宪

副 主 编：吕世明 王 涛

执行主编：宋体金



序

邵林方

这是一本赞美生命、讴歌真情、倾诉挚爱的散文作品集，因此，有了这样的命名——《为了生命的美丽》。

这是一本全部由残疾人作家撰写的精彩散文结成的集子，因此，它又被称为“残疾人作家散文作品选”。

单看这近百名作者的名字、篇目及作者小传，不管是为我们熟知的史铁生、张海迪、王占君以及他们的《病隙碎笔》、《改莲》、《台岛纪行》，还是那众多的我们仍不太熟悉的作者和作品，都令人油然心生敬重，欣喜万分。我为文坛涌现出残疾人作家群这样一支新生力量而无比高兴，我为6000万残疾人中有这样一支高素质的文学队伍而无比骄傲。

通读此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为书中每一位作者不畏残缺的痛苦，用手中的笔去探寻人生的快乐，体味人生的乐观向上的精神；只为书中每一篇作品所彰显出的人间最纯洁、最崇高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只为书中每一篇作品洋溢着的对生命本体的关怀，闪耀着的人性的光辉。

因为提萃提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中的作品就显得更加凝练。

是的，曾有多少人赞美人生美丽如花，又有多少人咏唱生



命灿烂如霞。生命或许对于大多数健全人来说是美丽的，但对于许多先天或后天身体有残障的残疾人而言，也是美丽的吗？众多的残疾人包括本书的作者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残疾的躯体是一种遗憾，但他们同样拥有权利追求生命的尊严和美丽。本书立意于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篇篇视角新颖，自成一格。作者从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中告诉我们：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也属于那些爱我们的人。他们用真情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全书语言灵动秀美，意境唯美精雅。书中散文既有浪漫主义的勾勒，又有象征主义的渲染，更有现实主义的生命体验。题材林林总总、多姿多彩，内容深厚丰富，语言淋漓万千；或是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或是往日的悲怆，今朝的欢快。但无论怎样，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在抒发心声，都在不遗余力地张扬着“生命美丽、生活美好”的旗帜，都在倡言人一定要以人的形象走过一生，去做“地上的美与庄严”。这或许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吧。

欣赏这些残疾作家们的优美散文，我们会更加善待生命。

生命终因坚强而美丽；

生命终因挚爱而美丽；

生命终因执着而美丽；

的确，生命本身就是美丽的。只要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去追求。



目 录

登山吟	人君	1
灵魂的回头与远望	刁利欣	6
岁月无缺	丁海波	13
苦难生命	于黎	20
祝福你的生日	马才锐	22
我的一次远行	马爱红	26
给你一生平和	丹 妮	32
女人有颗水做的心	王 怡	36
宝岛游踪	王占君	40
红尘中行走与呼吸	王志宏	47
行走在生命的深处	王晓斌	52
让伤疤不再流血	田 毅	57
乳名暖在母亲怀里	冯文权	61
您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代英夫	63
病隙碎笔	史铁生	68
祖父，一路扶携我走进文学殿堂	龙新霖	76
从童年淌来的松花江	孙幼忱	82
寻访废都和轮椅上的安琪	西 风	87
传情每从馨香始	刘 懿	91
想起恩师谢平	刘生文	94



我那家乡的焖红薯	刘书康	97
母 亲	刘爱玲	103
妈妈没有金耳环	刘海英	107
感恩父亲	阮海彪	112
受伤的船	陈 灿	115
需 要	陈力娇	118
生命之爱	陈建华	121
不敢言爱	李 梅	127
爱河泛舟	李中贤	131
母亲的泪水是条河	李东辉	134
我的太阳	李幼谦	139
开花的铁树	李怀荪	145
峨眉山 灵猴图记	李建林	151
墓 地	沙 爽	156
洒向心田都是爱	汪志成	160
我金质的父亲	吴东正	165
你是我生命与精神的再生之拐	严 炎	171
春 晖	杨立革	176
沉默的父亲	杨姣娥	179
亲情三题	阿 门	186
玻璃皮肤	阿 霞	190
残缺，生命依然美丽	沈 平	194
又见中秋月	肖 月	199
饥饿的感觉	林 霖	204
低语人生	林柏松	208
雪花，永远是温馨的	林俊燕	214



谁栽的花儿这样美丽	郑义成	217
要活得像个人	郑利群	222
眼看父亲渐渐变老	张 华	226
天地娘心	张玉平	232
心灵深处的感动	张兰萍	238
改 莲	张海迪	244
我与故乡的她	张碧涛	253
长白山下的金达莱	孟祥育	257
九天的邻居	周伯文	260
没工夫忧伤	赵仁毅	265
我是母亲的幺儿子	赵林祥	268
初为人母	屏 儿	271
挽歌如诉	贺绪林	279
雨做的云朵	胡诗词	283
闯荡三年间	欧阳胜	286
我的残缺，我的痛	残 月	291
忆母亲	姚 平	297
梦中的小溪	显 畔	302
与妈妈心灵深处对话	钟建华	305
蝴蝶风筝	郭亚平	308
开屏的孔雀	倪景翔	314
老人与花	桑 丹	321
草原春日	敖继红	324
感动的思绪	秦巴山娃	328
我爹我妈	黄 敏	332
平常事情	曹 雷	337



两个人的梦	曹利军	341
灰色画布上的红梅花	雁 声	347
白发如旗	鲁谷峻	351
纸姻缘	董玉明	356
灿烂的明灯	曾令超	361
江 恋	谢 涵	367
野 菊	傅德岷	371
窗外的那株核桃树	潘柏君	373

登山吟

人君

说实话，未曾料到，三十六岁了方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登山。对我而言，无论是爬山、登山或攀岩，委实是头脑深处年幼时的淡漠的记忆，且轻易不去想也不愿回忆的，于是沉淀在眼内的也绝多是苍苍茫茫的广袤和广袤中凝固了的苍劲下的酷厉，心绪好时，将其理解为雄浑肃穆，颇具神往的一种震撼力。

这次，吐鲁番地区文联组织本地区同时往西北其他省市参观考察，我是很犹豫了一阵子，乃至动身尚不是那么积极。孰料，竟是两次登山让我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剧变，知道此生是再不能忘却的了，烙进记忆的似乎也尽是两次登山。

我所生活的吐鲁番是新疆天山东部的一个山间盆地，形若东西横放的一只巨大的橄榄，四周高山环绕，外面的湿润皆被挡住，里面被强烈阳光辐射出的热量却难以散发，久而久之成了全国最热最干最早的地方。那四周高耸的群山，我从未涉足，仅仅是每逢日出或日落时分，从远处眺望而已，留有的印象自然就不是多么险峻，若板结住的沙土堆缓缓凸起在盆地四周，看不见一棵树，看不见一片草，看得见的似乎永远是黄土如波如浪褪尽绿色的苍凉。

到了甘肃兰州的第二天，天空一片晴朗。阳光无遮无掩地



泻在大地上，我们一行坐车直抵黄河边的白塔山下，连接市区和白塔山的是座能并排行驶四辆车的大桥，大桥上车来车往，人行道上可谓人挤人，桥下时而穿过一两艘载乘着游客的小艇，显然这是处旅游胜地。

抬头仰望白塔山，但见寺庙似的建筑分布在山顶和山腰，绿色的树木郁郁葱葱，对面的一切什么都看不到，连绵起伏的峰峦高耸成一种巍峨，我晓得自己是绝对登攀不上山顶的了。于是驻足四下张望，发现在距桥约半公里处有缆车上上下下来去去，便独自一人信步而上直走得满身汗水，气喘吁吁，才买票坐上了缆车直登白塔山山峰。

下了缆车，我懵了，印象中的山哪有如此的大，人在晴天都看不到山脚，也看不到在山下时那雄伟壮观的门楼。我定了定神，走到缆车棚不远处竖立的一块游览示意图前细细观看，晓得自己站在了白塔山西峰，距峰顶尚有段距离，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登上峰顶。

上峰顶的台阶是条石铺成的，一个台阶的高度大致有楼房台阶的两个高，两边竟没有扶手，每迈一个台阶对我而言险情频频，心跳得好像稍不留神便会从嘴里蹦出来掉在台阶上滚落到两边的峡谷深处蓬松的树枝上。头顶的阳光却还是那么喜气洋洋灿烂着，身边微风习习，在静谧的山脊间听得见我急促的喘息声。

到了峰顶竟是一块平地，其间搭建着几座凉亭，我几乎是跌掼在凉亭下的石凳上，心里一阵阵兴奋。

近二十一年了，我是头一次登山。

先前攀登的哪里是山，分明是个大土包。好像是上中学临近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植树造林，不知怎么竟联系了几辆大卡车，学生们欢天喜地地站到卡车车厢，挤拥在一起，唱了好几个小时的歌，方到达目的地，至于植了多少树，树苗干上如何



拴绑写有个人名字的布条，已是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离植树地不远有座山，休息时全班同学差不多都去登山。随着山势增高，一多半的同学放弃了登山，我自己是一路攀跑，一路欢叫，山上没有树也没有草，呈宝塔形向上收缩的表面是板结了沙粒状的石子，间或有几块大的巨石凸出表面，到了山顶扭回头欲唤同伴时方晓得只有自己一人到了山顶，山顶不大也不平，且刮着呼呼的风，周围没有一个人，当时自己好像还壮着胆量狂吼了一阵，俯视山腰山脚下小得若甲壳虫般蠕动的同学，颇有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我坐在凉亭上的石凳上，眺望远处山下无数高楼大厦像堆砌的火柴盒般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仿佛一阵风一阵雨过后就会被吹倒淋湿似的，便深感生命的可贵，深觉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先前时常缠绕自己的凄伤和哀怨一时间荡然无迹。

冥冥中不知是否真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人的命运，火车驶近青海西宁时突然车体发出刺耳难听的几声咣当之后紧急刹住，不知是谁喊道：“火车轧人了！”沉思中的我猛地打了个激灵，就近慌慌打开车窗将头探出去，果见不远处火车道基边已围站了上百号人，远处还有不少人在向那里奔跑，由上向下细细观望见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杯抱着一具小小的身体，我的心一阵阵揪疼，全身发木，瞬间眼前什么也看不到了，耳边吵吵的议论声也听不见了……我就是二十年前在铁路上被火车碾压去了大半条左腿的呀，与那小小的身体惟一不同的是我还活着且用眼观望着那具同样是男性的突然将影响他家人一生命运的小小身体！

随后几天我始终郁郁寡欢，不可名状的思绪压抑着我，以至于置身青海的塔尔寺，宁夏的西夏王陵，均像个不相干的人冷眼注视着同行们每每表露出的惊喜和感叹。

直到赶到陕西华山，偏又逢上了下雨，整个空气里弥漫着



极细的雨，密密地围裹在华山半腰之上形成烟雾状，同行中有人提议让我躲在华山脚下的店铺避雨，不要上山了，我拒绝了，甚至连两元钱一件的雨衣也懒得再披在身上，就那么任凭雨淋浇着走向缆车棚。

这是一片雨和雾的世界，山势极为险峻，山脊生长着原始的松树，在雨中微微发出簌簌声，再向下望去则全是茫茫苍白的雾气，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上山的台阶两边皆有坚实的扶手，加上临近缆车时租借的一根手杖，我冒着越来越大的雨水，依靠扶手费力迈上一个个台阶，左手牢牢拄着手杖固定着身体的平衡，一步步向上。

从山上返回的游客排成了一条长长的纵队，匆匆从我身边擦身而过，我清楚自己已没有了退路，尽管义肢每迈一步便发出刺耳的令人心烦的金属磨损声，仅剩的一条好腿也开始有些哆嗦，我依旧低着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攀登。下山的游客中有人劝我不要再上了，赶快向回走，有人竖着拇指向我致意，我皆回之一笑，便又迅速低下头认真努力向上，脑海中油然浮现出几天前倒在火车钢轨上的那具根本未看清面孔的尸体，心里顿悟数日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他，且自从我看到他那一眼起，他便无声无息地附在我的体内，我嘴里咕哝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清的话语：“兄弟，我们俩个一起上，兄弟，别人能上去，咱们就一定也能上去！”在一处拐弯稍能并排站四人的敞角，我从衣袋内掏出雨衣披穿在身上，摸摸脸和手皆冰凉没有知觉，但脊背却一直在出汗，我借机喘了阵气，看看一路上扶手外边松树枝伸手触及的地方，挂缠着数不清的细绳，知道那是人们的祝福，使用目光向无语的松树祝福，希冀能再向上攀登，并确信攀登已不再只是为了自己。

雨还一直在下，能见度越来越低，五米以外已是模糊不清，那腾升苍白的雨雾已完全将大地笼罩。好在脚下的台阶还



看得很清，自然也就坚信脚下的台阶是坚实可信的、我恍惚感觉得到那冰硬吱嘎作响的义肢里似乎盛载了许多我也说不清的东西，催促我拼命般地向上，向上。

自从二十年前跌倒在火车钢轨上的那个夜晚，脚下的路对我而言就再未平坦过，长长延伸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尽管自己几经摔跌摸爬学会了若正常人般骑自行车、骑摩托……可呼吸间所遇到的一切皆若一座从未攀登过却又必须攀登的看不见的高山，压抑得我几近喘不过气来还得登攀……

不知什么时间披穿雨衣套戴雨帽的我，脸颊竟布满了泪水，我索性掀去雨帽，任雨水像喷雾般在我头上脸上肆意喷洒，再也用不着什么掩饰，嘴里长长吐出口气，又开始继续向上攀登。

乃至到了当年人民解放军智取华山胜利后修建的纪念亭下，我平静地坐在亭内的石凳上，俯视弯腰弓背向上攀登的游客，仰望蝎虫般匆匆向下的游客，皆从我的面前来来往往顾不上看我一眼，由内心不自觉地流露出舒心的笑。

看来两次实实在在的登山对我而言实在是极有必要，极为难忘的了。

战胜困难超越自我，将是我永生的座右铭。

【作者简介】

人君，本名李治疆，男，1964年生，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

灵魂的回头与远望

刁利欣

诗歌是不是与玫瑰有关呢？

我没用文字歌唱过玫瑰，我的笔尖没有诞生过与玫瑰有关的诗歌。我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玫瑰，玫瑰与我从未构成真正的关系。那时候，真诚的直觉告诉我，玫瑰早已在我灵魂的深处静悄悄地渴望过。这种渴望来自我的成长和对爱情花园的眺望，是我青春的阶段向上的伸展。我无数次虚构一个苍白的灵魂倩影洒满玫瑰的花瓣。它是一枝从我心灵上生长出的花朵，它所呼吸的空气是我也需要的空气，它头上的星空同样是我生活之中的星空，它的每一片花瓣都暴露了我灵魂深处的焦渴与狂躁。

这里所说的当然远不只是花，而是与我的生活、我的灵魂有关的一切。我不知道它们被什么挡住了。

有谁能否认这种焦渴在血液之中难以名状的躁动呢？

我曾在一个福利性的小厂工作过几年，小厂安置了几个智力残疾的人就业，结束了他们走东串西的随心所欲，进进出出，仍然看得出过去在他们身上遗留下来的影子。有一年元旦，厂里请电影院来放映一场电影，电影开始时他们像蜂箱一样嘈杂，片中的对白也听不清楚，当银幕出现男女拥抱、接吻的场面时，他们异常活跃而亢奋，嘴里发出含混的呢喃，手也